

严嵩

贺传圣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贺传圣
◎ 著

严嵩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严嵩 / 贺传圣著.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210-10920-4

I. ①严… II. ①贺…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1469 号

严嵩

贺传圣 著

责任编辑 : 王一木

封面设计 : 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重点图书出版中心电话 : 0791-88612505

发行部电话 : 0791-86898893

邮 编 : 330006

网 址 : www.jxp-ph.com

E-mail : 942867919@qq.com web@jxp-ph.com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2.5

字 数 : 320 千字

ISBN 978-7-210-10920-4

赣版权登字—01—2018—88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 : 58.00 元

承 印 厂 :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 一 章 奉天	001
第 二 章 两淮盐税案	012
第 三 章 收复河套之争	024
第 四 章 修边城	038
第 五 章 庚戌之变	057
第 六 章 马市风波	077
第 七 章 沈炼被诛	095
第 八 章 杨继盛被害	105
第 九 章 北虏南侵	119
第 十 章 东南倭事	129
第 十 一 章 王江泾大捷	141



第十二章	张经受戮	157
第十三章	力荐胡宗宪	167
第十四章	赵文华再督师	179
第十五章	诱降王直	198
第十六章	戚家军	220
第十七章	暗流涌动	233
第十八章	王世贞救父	248
第十九章	《进白鹿表》	258
第二十章	严世蕃敛财	273
第二十一章	日薄西山	289
第二十二章	严世蕃下狱	307
第二十三章	告老还乡	323
第二十四章	凄惨离世	333
后 记		352

第一章

奉天

这天，严嵩在值庐当夜班的时候，儿子严世蕃却到青楼寻欢作乐去了。

所谓值庐，就是内阁大臣轮流值班的地方，原来是在皇城里面。嘉靖皇帝朱厚熜信奉道教，他不愿意每日吵吵嚷嚷地临朝，想找个清静的地方仙隐起来。于是就在西苑即现在的北海中南海一带，建了一座永寿宫，即无逸殿，他住的房子称为尧斋。如果仅因为他不去上朝就认为他是个不理朝政的昏君，那就大错特错了。他虽然不上朝，但他必要时在这里接见廷臣，而且对每一本奏章都认真仔细地审阅，日不留牍。他虽说是崇奉道教，潜心修祥，却是英断果察，威柄不移。

值庐就在无逸殿左侧。值班的辅臣主要有三大事项：一是处理日常政务；二是侍奉嘉靖皇帝玄修；三是充当朱厚熜的学术顾问。前二项都还好说，他们入仕后都有几十年的从政经验，即使一时难以决断，还可以商量，可以请示；侍奉玄修也就是为皇上祷告道君的青词，他们每个人都是多年为嘉靖奉献青词的高手。唯有这第三项，即为朱厚熜解答疑难问题，最是头痛的事情。朱厚熜不知是因为吃了为求长生而熬炼的丹药，还是因为忧念国家，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就看书。看书时遇到疑难问题，就写张条子，要值班阁臣回答。向皇上提出处理意见称为票拟，这回答皇帝的疑难问题可就好比票拟难多了。可不，今天朱厚熜让小太监张淮传出的条子是：

奉天二字，作何解释？

严嵩接过字条看了两眼，起初浅浅地笑了笑，因为这奉天二字是常常撞入眼帘的。但是，该做何解释呢？如果是对常人而言，这还不容易吗？皇帝从小就熟读四书五经，满腹经纶，这字面上的意思，还需问人吗？严嵩皱眉思索了一阵，心中有了答案，但他还是谦和地问礼部尚书徐阶与次辅李本，



你们说，这奉天二字，该做何解？两位副手不知是出于尊重抑或是别的原因，都摇头说不知该做何解释。于是，严嵩便将自己理解的意思写下，递与张准。过了一阵，张准出来说，皇上看了不满意，请几位阁老再做解答。严嵩摇了摇头，又赶紧点头说，请转告皇上，我等一定诤解。

张准走后，三个人忙又翻开经卷，查寻适合题解的答案。三个人各自都做了答案，但意见都不统一。正在争议间，张准又出来了，说皇上等得好急了，答案出来了没有。问得严嵩等三人默默地你看我我看你，不敢吭声。

严嵩隐隐觉得背心里流汗了。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笑着对张准说，请回去禀告皇上，就说我们在查找经典，一定尽快票拟上报。

张准说，请快点，皇上等急了。

张准走后，徐阶讪笑着问道，严阁老找到答案了？

严嵩哂笑说，我写张纸条，派人快马到我家去，找世蕃问问看。

徐阶在心里说，他……能解答出来？但他只隐微地笑了笑，这微笑中半是猜疑，半是嘲弄。

严嵩看出了他的笑意，自慰道，试试看吧。他了解自己的儿子，相信他能解答得比自己的好。

严嵩的官邸位于长安街。

值庐送信的人飞马赶到严府，却找不到严世蕃，一家人急得团团转。

严世蕃有五个妻妾。

严嵩夫人欧阳淑端知道不是紧急事，丈夫不会派人传急信。她起初怕儿子贪恋温柔之乡沉溺在女人怀中，叫丫鬟一个一个上门去问讯，五个儿媳那找遍了，都说今晚不见世蕃的踪影。

老夫人急得大骂儿子，这个浑蛋，今晚躲哪儿去了！？

这时，刚从外面回府的家人严东赶到她面前说，老夫人，找公子有什么紧要事吗？

老爷派人来找他，还会没紧要事？

严东便问送信的人，到底是什么事？

送信的內侍便将皇上写的纸条交给了严东。严东转身要走，那信使叮嘱说，请严公子赶快回信，皇上等着要呢。

严东在位于曲中的校书楼找到了严世蕃。其时，他正和一个名叫媚儿的妓女喝花酒。

所谓曲中，前门对武定桥，后门在钞库街。这里的青楼鳞次栉比，屋宇精洁，门户铜环半启，珠箔低垂，堂馆曲折华丽，亭榭园池，迥非尘境。这校书楼开业不到一年。严世蕃是三个月前认识媚儿的。

媚儿是校书楼的头牌妓女，祖籍是扬州，十岁那年，因家乡遭了大水，陪都南京的一家妓院的老鸨将她买进了妓院。买的时候，只说是当童养媳，可实际上是看到媚儿模样好，看起来又聪明伶俐，便打算从小就养着她教习琴棋书画，等她长大了当摇钱树。

严世蕃遗传基因上承袭了母亲。严嵩身材很高，严世蕃却长得比较粗矮，皮肤倒是也像母亲，比较润白。严世蕃小时生病，没及时治疗，有一只眼睛因发烧而坏损，落下青光眼一类的毛病，两个眼珠看起人来东歪西斜的不协调。

媚儿一来长得貌若天仙，二来又才艺出众，一般的客人她是看不上的。严世蕃第一次会她时，是一个盐商花重金请的客。媚儿经不住鸨母再三劝说，才答应接待。那天，严世蕃一进门，媚儿只膘了他一眼，便嘲讽说：门口客人，为何东张西望？

严世蕃一愣，脸上闪过一丝愠容，但是他只眨了眨眼，这一丝不悦的情纹旋即变成春风拂面，转面回道：房中秀娥，只需一目了然。

媚儿忍不住心中微微荡起涟漪。心想，原以为他只是个鄙俗的粗人，没想到肚里还墨水荡漾呢。于是又说，十里长街市井，可知奴身何屋？

严世蕃接道，芙蕖开花馨远，正是荷塘深处。

媚儿又说，荷塘花好水污浊，小心脏了赏花君。

严世蕃续接道：只要捧得奇葩归，甘愿舍身醉花荫。

媚儿忍不住盯着严世蕃，脸上浮起浅浅的苦笑：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去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她念诵的是敦煌曲子词中无名氏的一首《望江南》。严世蕃稍一思索，接上另一首：天上月，遥望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姐吹散月边云，照见痴心人。

他这一首中的“姐”字原为“奴”字，“痴”字原为“负”字。他这一改，让媚儿听得愣了好一阵，随即发笑了，说，你乱改。

严世蕃用那只好眼盯着她问：改得不好吗？

媚儿说，我是你姐吗？我不叫你叔也该叫你大哥。



严世蕃痞着脸笑道，你就是我姐，你一定比我要大。

我比你大？

当然了。

大多少？

最少大一圈。

大一圈？哈哈！你要比我小十二岁？

严世蕃先是哧哧地笑，这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媚儿在他的笑声中憬悟了，你真……那个骂他的字眼尚未出口，就被他一把抓住她的手，将她揽入怀中。

严世蕃来找媚儿已经多次了，严东来找他的时候，两个人正在一边喝酒一边玩诗词接龙的游戏。

严世蕃从严东手里接过字条，闭上眼睛凝想起来。这是他遇到紧要事情时的习惯。也许他是想两眼都闭上，可结果是那只坏了的眼睛总也闭不拢，虽然是半开半合，可在外人看起来就像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颇似猫头鹰在寻找猎物。稍顷，他睁开双眼，向媚儿讨要文房四宝。媚儿为他找出笔墨，又从抽屉中取出一本薛涛笺，撕下一页递与他。他便搦管写道：

孔子曰：天子至尊无上，人君其尊如天，曰奉天。

送走严东之后，严世蕃无心再与媚儿缠绵，说，今天不能在这儿过夜了，得赶紧回家。

严嵩从值庐往家里送出纸条后，心里还是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徐阶和李本的心情估计也和他差不多，虽然都还在翻阅四书五经一类的经卷，也只是翻翻写写的在虚应故事。

几个人心里正悬着，张准又来了，问严嵩他们写好了没有，说皇上等得很不耐烦，早就不高兴了，这会儿正在甩笔撕纸地发脾气呢。

严嵩、徐阶、李本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

徐阶说，严阁老，我觉得你呈上去的解释应该说没错，不知皇上为什么不满意。

李本也附和说，是呀，如果你这解释都通不过，我们就更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

严嵩在票拟上写的是：

我祖高皇帝当年取奉天二字为殿名，是出于“天命有德，天讨有罪”之

意，告诫人君赏罚要顺应天理，奉天命行事。

严嵩、徐阶、李本三个人都是进士出身，都是饱读诗书的人。特别是严嵩，二十六岁时以二甲第二名的成绩考上进士后，便选入翰林院，后因父母先后别逝而守制在家。当时正值正德初年，太监刘瑾专权，武宗却置若罔闻，只沉迷女色，致使朝纲日坏。严嵩深为不满，便隐居乡间，潜心苦读，属意诗文，不少官场和文化名人都称颂他有奇伟之才，博雅之学，为天下之望。号称嘉靖十才子第一名，前七子之首的李梦阳夸他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

徐阶这人城府很深，心想，你回答的皇上都不满意，你儿子还能怎样？可是嘴上却说，但愿世蕃能找到让皇上满意的答案。

几个人正在焦虑无措的时候，送信的回来了。严嵩从他手里接过严世蕃写在薛涛笺上的解答仔细读完，脸上露出了笑容。随即递给徐阶说，二位看看，这样解答行不行。

就在徐阶默读的时候，李本也探过身子来阅看。

徐阶看完，一言不发。

严嵩心里不觉沉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吗？

徐阶的心里很复杂，起初像是炸了一声惊雷，接着便是乱云翻滚。严世蕃的解答让他大吃一惊，心想这小子如此聪明饱学，将来定然前途无量。联想到自己两个儿子徐璠和徐琨，心中五味杂呈。那年徐璠因科场作弊被南京御史杨顺告发，要不是他暗中斡旋，自己头上的乌纱帽都怕摘除了……

严嵩见他一直没吭声，问道：徐大人，世蕃这样解释可以票拟给皇上吗？

徐阶醒过神来，连连点头说，可以，可以。

李本也附和说，严公子如此解答，很精妙。佩服、佩服！

严嵩于是将严世蕃传来的那张写在薛涛笺上的解答让张淮呈献给朱厚熹。

没过多久，张淮就又出来了。从他那笑吟吟的脸上可以看出，朱厚熹认可了严世蕃的解答。

张淮说，皇上很高兴。

严嵩正准备收拾东西走，只听张淮又说请三位稍等一下，皇上要御赐酒宴呢。

严嵩心里像吞了蜜，不由自己地捋了捋胡须。



李本笑道，哎呀，今天跟着严阁老沾世蕃的光了。

徐阶似笑非笑地连连点头，是呀，严阁老生了这么聪明的儿子，前途无量呀。

严世蕃待严东走后，对媚儿说出要走的话，媚儿心里很是怅惘。这是她自从接客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她虽然和严世蕃接触了多次，但她并不是很了解他。有一次，媚儿跟他谈论了一阵与青楼有关的趣事之后，很想跟他聊些市井家常话，但他却像是跳傩舞，让你看不清他的真面目。

媚儿问：客官来了几次，可我一直还不知你叫什么名字，请问您高姓？

严世蕃笑道，我的姓不高，很低。

赵钱孙李，姓氏哪有什么高啊低的呀。

我姓盐，井盐出在井里，海盐产在海滩上，你说我这性能高吗？

媚儿就他的话调侃道，原来你是姓盐啊，我可是姓油呢。

严世蕃击掌道，怪不得我们碰到一起总是有滋有味。这烧菜呀，怕就怕有盐没油或者有油没盐，看来我们谁也离不开谁了。

通过今天的事，媚儿终于明白了，眼前这人很可能就是当朝首辅严嵩的儿子——严公子。天哪！如果真是他……

多数妓女都希望跳出妓院这个火海，媚儿也一样。不过，许多色艺双全的妓女都想在当红的时候多赚点钱，然后再赎身离去。也有的想找个财大气粗又钟意于自己的主儿为自己赎身，可这样的人实在难找。媚儿自从认识严世蕃之后，她也想过这事。她看得出，他已喜欢上她，可她并不是很喜欢他。她很钦佩他的才学，可他那样子实在不称心。但是他如果是当朝内阁首辅的儿子，那他可就是一颗有点瑕疵的夜明珠了。只要能够捧上他，就可以照亮前程。

媚儿是个很聪明的人，她知道今天不能说这事，但她很想探探他的心境。她扒在他肩头，嘴唇贴着他耳朵用气声说，盐（严）公子，盐（严）大哥……

严世蕃见她欲言又止，忍不住问道，你想说啥呀，吞吞吐吐的。

你会离开我这油妹子吗？

不会。我早就说了，这盐和油是不能分开的，分开就什么菜都做不成了。那就好，那我就能永远跟着你。媚儿说着就从背后抱住了他。

因为她从来没有如此卖萌，他便反转身来抱她，见她一副泪汪汪的样子，

问道：你今天怎么了？

这还用问吗？

难道今天和往常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有什么不同？

以往我问你话，你总是遮遮掩掩的，今天我可是看清你的真面目了。

今天……我不还是东张西望的？

她忍不住噗嗤一声笑出声来，随即拉下脸说，严公子，你就别在我面前演戏了。

两人都不说话了。沉寂了一阵后，严世蕃说，你有什么话，就照直说吧。

媚儿心里掠过一串琶音。心想，原以为要等聚拢云团方能打雷，想不到没等打雷就下雨了。她顿了顿又问：你真的喜欢我吗？

哎呀！你这人怎么搞的，我不喜欢你，我为什么总是来这儿找你。

好！我实话实说，我想跟你走。

去哪儿？

去哪儿？……去你家呀。

不行！严世蕃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她。

媚儿愣愣地望着他，眼泪扑扑地滴下。

严世蕃以为她与其他女人一样，会大声叫喊以致咒骂他，便拥着她宽慰道，你这话问得太突然了。说着，便为她揩眼泪。她没拒绝，反而像安慰他似的，又念了那首曲子词。

我早说了，别攀我，攀我心太偏，我是曲江池边柳……

她原以为待她念完了，他会照他改的那两个字将另一首续上来，但他没有。于是默默地叹息一声，接道：

天上月，遥望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

她没有将负心人三个字念来，只悄无声息地盯着他。

严世蕃讪笑道，你别这样看我，我不是那个负心人。说着，走到小圆桌边，倒了两杯酒，端了一杯递给媚儿，自己边喝边念出一首杜牧的诗：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这天，严世蕃回到家里的时候，严嵩还没有回来。他想等父亲回来问个明白，嘉靖皇帝对他的解释是否满意。他正想找一本书来看，没想到欧阳淑端也来到了厅堂。

娘，您老还没睡？

我正想睡的时候，你爹送了信来找你，你却又不在，我能睡得着吗？

我不是已经回了信吗。

你到哪里去了？

跟几个朋友喝酒去了。

跟谁去的？

严世蕃一时答不上话。

欧阳淑端半嗔半恼地追问：该不是到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去了吧？

她比严嵩大一岁，十九岁出嫁，婚后第二年生了大女儿，二十多岁的时候生了第二个女儿，直到她三十五岁时才生了世蕃这个儿子，后来虽然又生了一个小女儿，但小女儿很小就在南京夭折了。严嵩隐居在家里的十年，生活是贫困的，正如严嵩的诗句所言，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江上日日吹北风，房屋拥被卧如弓。在那十余年的漫长日子里，欧阳氏一面勤勤恳恳地操持家务，一面鼓励丈夫勤勉学业。也许只有世蕃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吧，管教他时，要说是严厉，只是在嘴上。严世蕃虽然生性狡黠，但他聪明好学，且又博闻强记，既通晓天文地理、经史子集，又熟知典章制度、经济时务。故而晚年的严嵩把他当作活字典来使用。他不像父亲那样循规蹈矩，而是我行我素。但他凡有出轨的事，从不让父母知道。因此，当母亲问他有没有去不该去的地方时，他故意装聋卖傻，说，什么叫不该去的地方呀？

老夫人一语道破：就是那些勾栏卖笑的地方。

嗨，我去那些地方干啥呀，我家里这好几个老婆都应付不过来呢。

你别哄我，你真敢去那些地方，看我不打断你的腿。老夫人说着，在儿子的脸上拧了一把。既像是惩戒，又仿佛是溺爱。

母子俩正说着，严嵩回来了，没进厅堂，便说，你们都还没睡呀。

欧阳淑端说，等你哪。

严嵩打趣说，和尚做功课，天天如此，有什么好等的。

欧阳淑端说，今天可不同往日吧，要不，你怎么还派人送信来呢。

严世蕃赶紧接上话茬：爹，我这样作答圣上满意吗？

严嵩不知是过于兴奋还是怎么了，没有急于回答儿子的话，对待立一旁的丫鬟摆了摆手说，给我倒杯茶。待丫鬟端来了茶，他先抿了两口，才边放杯子边点头。接着，将今天为解答朱厚熹疑问的前后经过一一叙说给儿子和妻子。

严世蕃说，爹，你怎能将德与罪联系起来呢。人都喜欢别人吹捧，皇帝也一样的呀。

严嵩连连点头。是呀，你解释的天子至尊无上，人君其尊如天，和我解释的天命有德，天讨有罪确有天壤之别。看来，还是你会揣摩皇上的心思。我是越来越……他摇了摇头，叹息着没有说下去。

欧阳淑端见丈夫夸赞儿子，心里暗暗高兴。为了这个宝贝儿子，她倾注了太多的心血。按封建习俗，女子婚后只有生了儿子方可挺胸做人。她是婚后第十六年才生下严世蕃，天冷了怕冻着，天暖了怕热着，一年四季三百六十天没有哪天不牵挂着。正德十一年（1516年）春季，丈夫准备带全家赴京。启程前的那些日子里，丈夫的亲朋故旧纷纷为他饯行，今天在县城，明天在新余，后天在宜春，无暇顾及家里，她自己又忙于整装，忙得双脚打后脑。就在那几天，儿子生病发烧。起初她以为只是通常的着了凉而伤风感冒，没放在心上，只烧了点姜汤让他喝下。但是，儿子却烧得越来越厉害，她急得抱去请郎中看，郎中责怪她说，你来晚了。为她开了个方子，说：照这方子去检五副药煎了吃，治好了是你的造化，治不好也别怪我。等儿子吃完那几副药，烧是退了，可是有一只眼睛却坏了。为此，她后悔了一辈子。现在，眼看着丈夫在称赞儿子强于他自己，心里比吞了蜜还甜。这时，院里传来报三更的梆子声，她便催促说，天不早了，都去睡觉吧。

徐阶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家人大多都睡了。但是，他的第三个老婆却还在和一个丫鬟在大厅里说话。徐阶有一妻二妾。这第二个小妾比他要小二十来岁，也是江苏人，不仅年轻，而且长相俊俏。她很乖巧，表面上从不与其他两个夫人争风吃醋，但枕头上一口吴侬软语，哄得徐阶骨酥心跳。因此，徐阶将家中的事情，都托付她掌管。这会儿，徐阶一从大门口进来，这三夫人便迎出了大厅，笑吟吟问道，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徐阶没回答，反而问道，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

三夫人娇滴滴道，等你呗。待徐阶走近，闻到他身上的酒气，晃着手绢



道，到哪里喝酒去了？

徐阶说，没到哪里，就在值庐。

在值庐当班的阁臣，白天会由光禄寺送膳食，算是工作餐吧。徐阶常常以口味不合而由家里自备，吃的喝的直到餐具都比那工作餐要精致得多。

三夫人凑近徐阶闻了几下，说道，这酒味不像是家里的。

徐阶笑道，你真厉害。今天这酒确实不是家里的。

是严家的还是李家的？

都不是。

那是谁家的？

你猜猜。

那肯定是光禄寺的了。

哈哈，猜不到吧。这是皇上赐的。

皇上今天怎么给你们赐酒宴呢？

徐阶叹息一声，将今晚的事情一一告诉了三夫人。说完，沉寂了好了一阵。这一阵，像是有人在池塘里扔块石头，呱呱叫的蛤蟆都不吭声了。

过了一阵，三夫人既像自言自语，又像是叩问：这严世蕃就这么厉害？

徐阶忍不住又叹息道，我三个儿子加起来都比不上他一个。

老爷您言过了，咱们家老大，璠子不也蛮机灵乖巧吗？

他那点乖巧全用在耍滑头上。那年乡试，他竟找人代考，被监考官杨顺发现，告到皇上那里，闹得朝野都知道了，说新上任的礼部尚书的儿子作弊。要不是那时我一来身在京师，日夜值勤，二来皇上还欣赏我写的青词，我头上这顶官帽怕早就摘掉了。

哎呀，皇上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话说回来，这事还多亏了严嵩，他没有就这事票拟，所以皇上才顺手推舟不了了之。

哎哟，这严阁老心还蛮和善的呢。咱们得好好感谢他。

怎么感谢？送礼？金银财宝他家里多的是。

那……三夫人浅笑着用手指搁在粉腮的酒窝上沉思了一阵，说，我有个好办法。

什么办法？

结亲。

结亲？怎么结亲。

把老大的女儿小贞嫁给他们严家。

徐阶沉思了一阵，缓缓说道，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三夫人乐滋滋地击掌道，这一结了亲家，以后许多事情他都会帮衬咱们。不过，这事还要问问贞儿，不知道她乐意不乐意。

问不问都无所谓，能嫁到严家去，这是她的福份，还有什么不乐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跟璠儿说说倒是应该。哎，璠儿他什么时候回来？

一个月前，徐阶叫他大儿子回老家打探土地买卖的行情去了。

三夫人回道，再快也得一个来月吧。这事只要你定下了，他还会反对吗？话是这么说，但他毕竟是她的父亲。

严嵩一躺到床上，很快就睡着了。这一天来，白日倒是不忙，晚上为回答嘉靖皇帝的问题，先是焦虑，后是兴奋，所以一歇下来，便酣然睡着了。睡到快天亮时，隐隐觉得儿子来到床前，伏地而泣。

严嵩问他，东楼，你哭什么呀？

严世蕃回道，有人要杀我。

谁敢杀你呀！

徐阶。

他怎能杀你。

他是首辅……

胡说！我才是首辅……

严嵩被他自己的吆喊声吓醒了。一醒来，便再也睡不着了，心里却在嘀咕，我怎么会做一个这样的梦呢？他先是默默自问，接着，与儿子牵连的一些往事，像从河水中扯起了网，一目一目展现出来。

第二章

两淮盐税案

严世蕃其貌不扬，人却机敏狡黠，博闻强记。他读书不拘一格，学识广博。严嵩还在礼部任职时，有一年，世蕃曾说要报名考进士，但严嵩没让他报名。其间原因，一来要占江西的名额，二是眼看自己即将三年考满，儿子可以荫升。再有一点，自己是阅卷官，要避嫌。就在嘉靖十年，严嵩因礼部侍郎三年考满，世蕃恩荫进国子监读书，毕业后选授为左军都督府都事、后军都督府经历，后又升为顺天府治中。嘉靖二十二年时，年方三十一岁，再次荫官升任尚司少卿，支正五品的俸禄。这小子，却生在福中不知福，在父母面前还时有怨言。有一次，他当着几个客商的面，说他不当这官，去做生意，会活得更好。严嵩气得想狠狠地斥骂他，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言语，骂重了不好，一来有客人在，二来要给他面子，只好苦笑道，那你就辞了这公差，去混你的生意好了。

严世蕃嬉皮笑脸道，老爹，当真吗？

严嵩嗔道，你成心要气死我是吧？！

您老人家千万别生气，我当然是开个玩笑而已。您从小就教导我，男人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这些年不一直跟着您辅佐皇上嘛。

那一天的客人多是商人，待到送走他们后，严嵩唬着脸说，你成天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有什么好处？

严世蕃说，您老放心好了，他们一不打抢，二不做贼，都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

生意人也有五花八门，有儒商，也有奸商……

你放心，我交的都是儒商。

但愿如此。

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就在那一次父子交谈不久，严嵩的前任首辅